



● 【英】戴安娜·史卓特

【美】珍妮·葛蕾

著

● (香港) 杨贾郎等编译

玩蛇女郎

● 中国文联出版社

玩蛇女郎

〔英国〕戴安娜·史卓特^著

〔美国〕珍妮·葛蕾

（香港）杨贾郎等 编译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玩 蛇 女 郎

〔英〕戴安娜·史卓特 著

〔美〕珍妮·葛 蕾

（香港）杨贾郎等 编译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（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）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95千字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福建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9,000册

ISBN 7—5059—0856—1

I·596 定价：2.35元

目 录

玩蛇女郎 (1)

婚姻赌约 (131)

玩蛇女郎

〔英〕戴安娜·史卓特著

（香港）杨贾郎、田焦宜编译

天空一片蔚蓝，阳光暖暖地照在海面上，徐徐的微风送来一阵阵清凉。碧莉·雅齐踩着轻快的步伐，走向爬虫类园区。她觉得，圣地亚哥的六月天确实令人心旷神怡。

学校还没有开始放暑假，所以动物园的人群仍然是稀稀落落的。有几个妈妈用手推车推着他们的小宝宝，沿着小径散步。鸽子和矮脚鸡在她们的脚边疾疾奔走着。碧莉呼吸着这股动物园熟悉的气味——动物的气味和混杂着树丛里千百种绽放花朵的香气。

路边咖啡座也传来阵阵咖啡的芬香，她不禁露出会心的微笑——这也是动物园味道的一种。

象群里有一只发出一声嗥叫，仿佛是呼应它的嗥声，狮栏里的一头雄狮也发出怒吼。一个刚学走路的小男孩，长着一头和碧莉一样的红头发，正试着想抓住他脚边的鸽子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张着大眼睛找寻声音的来源，可是象园被树丛和建筑物挡住了，而狮栏离这儿还有几百公尺远。

小男孩使碧莉想起了她的孪生哥哥班顿。回家吧，她想，这时候班顿应该已经开始今年第一次的山中旅游了吧！山里的雪经常要到六月才完全溶化，因此，大部份旅客喜欢等到天气

暖和时才上山，这时候马匹在山路上行走也较安全一点。

碧莉叹口气，圣地亚哥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住在这儿很惬意，可是她仍深深怀念山中四季更迭、景迁物换的美以及在荒野中独立生存所面临的挑战。当你发现了一片从未被人迹沾染过、浑然天成的原野时，那种美妙的感觉简直是无法言传的。

她走进那幢蛇类栖息的水泥建筑物。地板上残留着清扫工人冲洗后的水渍，蛇笼里依稀透出一阵冷飕飕的寒意，她从这个笼子看到另一个笼子，眼睛不时眨着。

那条双头的草蛇还活着——真好，变种的动物很少那么长命的，那条黑美洲蛇蜷缩成一团……

她停下脚步，眼睛瞪着那个站在“太平洋响尾蛇”笼前的男人。

他身高至少有一米八五或一米八八，结实而强壮，年龄在三十上下，身上穿着一件黄褐色的衬衫和暗棕色长裤，神态十分优雅。

他对蛇类的鉴赏显然不同一般。依碧莉的看法，这条太平洋岸出产的响尾蛇，是圣地亚哥动物园里最珍贵的搜集品。

“它很漂亮，不是吗？”碧莉问，“身上的条纹，无懈可击。”

那人听到她的声音，惊讶地转过来面向她。

“噢，对不起。”她说：“我不是有意惊吓你。”

她原以为他的眼睛会是蓝色的，可是它们却和他的头发呈一色。他的鼻子略微弯曲，否则他的五官可以称得上完全协调，不过，这一点缺陷，使他的脸孔带着一种粗犷的味道。

她意识到自己正盯着他看，于是急忙把目光偏开，慌忙中说出她脑里想到的第一句话。

“你知道你的眼睛跟它眼睛的颜色一样吗？”她指着那条关在笼子里，正爬过沙地的蛇，它三角型的头昂起来对着他们，分叉的舌头尝着空气的味道。

那个人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瞪着她看。碧莉因他的凝视感到一阵不安。她慌忙地说：“这条蛇还小，你可以从它身上仍很黑的花纹分辨出来，不过它已经不是小蛇了，你看到它尾巴后面的七个环节吗？它每蜕一次皮就增加一节，一年蜕皮的次数有时候不止一次。”

碧莉看到那人脸上惊讶的表情，立刻停了下来，咬着自己的嘴唇。或许他不喜欢人家把他的眼睛和响尾蛇比较。但是它们的颜色都是一样金黄，甚至带着一点金属的光泽，这种颜色是很少见的，碧莉不禁为之着迷。

“我们何不离开这儿，找个地方喝杯咖啡？”那人道。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韵味，碧莉觉得这种声音将使她百听不厌。

“咖啡？”她茫然重复道，一下子又回到了现实。“噢，我希望我能去，可是我已经迟到了，恐怕没有时间。”她微笑道，内心却着实懊恼。她走过他身旁，来到两个蛇笼之间的一扇门，将钥匙插入门锁的孔里。

他脸上浮现一股奇异的神情，不知是惊讶或失望。“你在这儿工作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，我是个爬虫类学家。”她停顿了一下才推门走进去。心里还期望着他会提议换个时间邀她喝咖啡。

可是，他一转身就朝大门口方向走去。她叹口气，将身后的门掩上，他实在是她这辈子——二十六年——见过最有吸引力的男人。她感觉到他们相遇的这短短几分钟内，好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应流过她心中。或许吧？她不禁又犹豫起来，

或许是她的想像罢了。

我应该告诉他我的名字，她一面准备检查一只拒绝进食的龟蛇，一面暗自责怪自己，我应该告诉他，我等会儿就有空喝咖啡的。现在，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。而且，我怎么会这样蠢，居然说他的眼睛象响尾蛇？我的意思是赞美他，可是他怎么会了解？连我哥哥对我偏爱响尾蛇都觉得不可思议了，我如何能指望这个人能了解呢？

到了中午，碧莉脱去她的工作服，洗完手，溜出里面这道门，再三检查后将门锁好。当她踏入明媚的阳光下时，她眼睛一时之间睁不开来。

“你现在有时间喝咖啡了吧？”一个男人的声音问。

碧莉转过身来，不禁屏住了呼吸。眼前这个英俊潇洒的男人就是早上的那个人。

“我是皮尔斯·葛拉罕。”他告诉她，同时伸出一只手来。

“碧莉·雅齐。”她喃喃说，也把手伸过去，感觉到他的手掌传来一股令人觉得很愉快的坚实感。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能不能请你吃午餐？”皮尔斯说：

“如果你有时间，我们可以到美星峡谷吃，否则我们就在这儿吃。”

碧莉犹豫了一下，她本来打算在动物园的小卖部随便吃点东西的，不过，既然没有什么急事等她处理，她大可好好享受一顿午餐。她並不常接受陌生人的邀请，可是皮尔斯·葛拉罕确是她所见过最有吸引力的男人，她无法拒绝他的邀请。她想和他一起吃午餐，可是动物园里的餐厅这个时候必然又嘈杂又拥挤。

“或者，你可以自己开车，我们到史麦格饭店前见面。”

他看到她犹豫的样子，又说道。

碧莉不由得赞赏他周到的考虑，她觉得她可以信任这个人，因此，她的矜持很快就消失了。“好，我接受你的邀请，到美星峡谷吃午餐。”她说，“史麦格饭店似乎是个好地方。”

当他将他那辆金黄色宾士轿车倒出停车场时，碧莉望着他抓住方向盘的手。那是一只大而灵巧的手，修长的手指带着尖削的指尖。艺术家的手？她想象着他站在一堆堆的石头前，手里握着雕刻用的凿子。还有，他黝黑的皮肤也很抢眼——或许他从事的是某种户外的的工作？她摇摇头，或许是一个工程师，专门筑屋架桥的，一个以钢铁和水泥为材料的艺术家。

“当我听你说是爬虫类学家时，我觉得很惊讶。”皮尔斯说，一面将车开上高速公路的交流道。“我怎么猜也猜不到你是做这一行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看起来这么开朗，这么充满活力，一点也不神秘，是那种属于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女人。”

碧莉不知道听到他说她一点也不神秘这句话，是该高兴还是失望。“蛇也很喜欢阳光和新鲜空气。”她说。

“恐怕我对蛇的印象是粘乎乎的，活在阴暗的角落的邪恶动物。”

碧莉扬起了眉毛。“那你为什么今天早上还到爬虫馆去参观？”

他露出一脸苦笑。“我是在克服我对蛇类的恐惧感。你听说过‘爬虫恐惧症’吧？我有位朋友是心理学家，他建议我每星期到动物园一次，来看我觉得最可怕的那种蛇，并将每一次看的时间逐渐加长。他称这种治疗叫‘渐进反制约治疗法’，等

到我可以增加到每次半小时以后，他希望我能和大一点的蛇面对面相处，中间不隔着任何玻璃板。”

“你进展的情形如何？”

“我现在已经快进步到可以把玻璃板除去了。”

碧莉知道患这种蛇类恐惧症的人不只皮尔斯一人，甚至她的那些不怕蛇的朋友们，都觉得她是个怪人才会喜欢蛇，竟然还每天和它们相处在一起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这些了吧？今天早上我一想到你手里抓着蛇的情形，我就忍不住要跑出爬虫馆……”皮尔斯说：“你知道，我就是忍不住。相信我，我可不喜欢碰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就把自己不光彩的事抖出来，我宁可告诉你我的英勇事迹，来加深你的印象。”

碧莉不知道对他这种恐惧症该做何感想，她必须承认她认为这是一项遗憾，可是这种遗憾丝毫不影响皮尔斯给她的那种强烈感应，仅仅是坐在他的身边，就令她感觉一股莫名的兴奋，当他说的时候，他低沉而富磁性的声音似乎拨动了她心底深处的和弦。

或许他是个歌唱家，她对自己说，他应该属于男中音。歌剧？她想象他正在演唱《唐乔凡尼》……

“那儿是我的公司。”他说，指着右边。

碧莉转头去看，她看见高速公路下面的美星中央大道上，一幢白色的建筑。那幢建筑外部由玻璃构成，前面有一道彩虹式的招牌，上面写着“三葛室内设计公司”。碧莉听过三葛公司，那是圣地亚哥最著名的室内设计公司。

她转过来看着皮尔斯：“你的公司？”

“三分之一是我的。葛西亚、葛兰德和葛拉罕。”

“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室内设计师。”她脱口而出。

他大笑起来：“我不怪你，因为是我先说错话的。我说爬虫类学家是粘乎乎而且一点也不神秘，结果你却是一个开朗而娇小的红发女郎。现在，我们两个扯平了。”

他把车子停在史麦格饭店的停车场，可是他没下车，却伸过手来握住了她的手。“碧莉，”他说，脸上没有露出微笑，只是用他那金黄色的眼睛凝视着她。

她感到她的胃部开始紧张起来，小心啦！她警告自己，别让自己象一只眩惑在蛇眼下的笨鸟。

“皮尔斯。”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挣脱他的手。“既然我们已经彼此介绍过了，我们何不进去吃午餐？”

他对她的话未加理睬。“你的眼睛不是纯蓝的。”他说：“应该说是湖蓝的，你没有尝试过穿湖蓝色的衣服？”

碧莉眨眨眼。“今年不流行这种颜色。”

他耸耸肩。“有你这种头发和眼睛，你大可不必跟着潮流走。”

她穿的是一件深蓝色带着蓬松袖口的衬衫，和一件同样颜色的裙子。虽然这只是她平常工作时的服装，可是她觉得她穿起来满好看的。皮尔斯是否暗示她不会穿衣服？她不禁有点不自在起来，而且她发现皮尔斯也注意到她的这种不自在。

皮尔斯跨出车外，绕过来为她开门。“对于一个急于想和像你这么美的女孩做朋友的人来说，我表现得并不理想，是不是？”

他喜欢她，甚至爱慕她——从他的眼神和他的声音，碧莉可以感觉得出来，她已被他深深吸引，他的碰触令她心旌动摇。“我想我们可以既往不究，从头再来。”她愉快地说。

当他们坐在幽暗的餐厅雅座时，碧莉的心思一点也没放在她所吃的东西上，他们谈论着网球——他们共同嗜好的一种运动，还有驾帆船——他喜欢的，碧莉虽然不懂，可是她希望能有机会学。

最后，碧莉啜了一口咖啡，将杯子放下。“我该回去了。”她说。

他皱着眉头看手表，然后似乎很惊异看到表上的指针。“我还要赶着和一个很优秀的求职者面谈。”他说，一面摇头。“如果我让她跑掉了，汉克可会杀了我。她是全墨西哥最红的一个年轻设计师。”

碧莉突然感到一阵不自在，想到皮尔斯要和一位漂亮的墨西哥小姐见面，而她却得回到蛇堆里去，她就忍不住兴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。

当他载她回到动物园大门口时，皮尔斯问：“明天晚上一起吃晚餐？”

“好。”她回答，一点也没有娇羞忸怩的样子。她一向不惯于那种男人与女人的游戏，而和皮尔斯在一起似乎也没有必要来那一套，她相信他们俩都想再见到对方。

他倾身向她，然后停了一下，用手背轻抚她的脸颊。她感觉到有一股冲动想吻他的手，可是她只是微微笑了笑，打开车门下了车。

“明天见。”他对着她喊，挥手再见。

碧莉一面走向爬虫馆，心里已经开始期待明天早一点到来。

她熟练走进蛇笼间的工作室，开始照料这群原本活跃在原野中，而今却关在笼子里的爬虫们。当她想到皮尔斯时，她的

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笑容，或许他巴不得所有的蛇都关在笼子里，她可以了解当他坦白他的“爬虫恐惧症”时一定很尴尬，可是她却很欣赏他那种不矫揉造作的态度。

碧莉检查过一条南美树蛇，将它重放回笼中，将盖子关好。然后她转过身来注视着墙上一张挂图，上面解说着蛇如何将比它身躯还粗大的东西吞进肚子里。

我明天就能见到皮尔斯了，她告诉自己，我们可以在烛光下共进晚餐，或许我们还可以相拥起舞。以他这么高大的男人来说，他的脚步是如此轻巧——我知道他一定是个绝佳的舞伴，他将用他有力的手臂环抱我，让我轻轻贴在他身上，然后……

碧莉闭上眼睛，做着白日梦。

第二天傍晚，碧莉刚从浴室淋浴出来，就听到电话铃响。

“穿比较轻便的衣服。”皮尔莉低沉的声音传来：“今天晚上最适于在海上驾船了，我准备开船到哈伯岛上的一家餐厅去，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她附议道，一面望着她已经挂在壁橱门上的那件淡绿色薄纱套装。

她不禁想到她对驾船一窍不通，不过，她不用担心，皮尔斯已经答应过要教她的，她迫不及待地想上她的第一堂课。他不会用他硕长的手臂抱着她，教她如何操纵船舵？

别胡思乱想了，她警告自己，她知道自己的毛病，老是在事情没发生前就先幻想得很美，而结果总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可是，此刻她能制止自己不幻想吗？如果今天晚上有一轮皎洁的月光，倒映在海面上，而……

碧莉甩甩自己的头，匆匆走向她的衣橱，重新找出一件适

于驾船的衣服。当她看遍她所有的衣服时，发现没一件是湖蓝色的。

她穿上一件及膝的半统白裤，和一件深蓝色的衬衫，在她公寓的客厅里悠闲地踱着步。她顺手将墙上的油画调整端正，然后重新安排那束她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买来的康乃馨。

她对于自己动手布置的房间感到很满意，房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保存了它们最美、最自然的原色。当然，那束红白相间的康乃馨是最鲜最抢眼的了，这是碧莉最喜欢的花之一。当她拿起花瓶准备为它重新注满水时，门铃响了，她赶往门口，手里还拿着花瓶，将门打开。

皮尔斯朝着她微笑，他眼眸中闪着金黄色的光芒，她怔怔地呆立了好一会儿，才站到一边，请他进来。“你想不想在出发前先喝杯咖啡？”她问。

“谢谢，不过我船上准备了酒，如果你也已经准备好了的话，我想我们可以上路了。”

碧莉表示赞同，她匆匆跑回她的小厨房，将花瓶放在料理台上。她从厨房的半圆拱门看见皮尔斯正打量客厅的布置，她不禁露出自信的微笑，她知道她在色调上的搭配是无懈可击的。

她等着他对她的精心杰作发表意见，可是他什么也没说。碧莉皱起眉头。“客厅是我一手布置的。”她说。

他点点头。“准备好了？”他问。

她突然听到她父亲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：“如果你说不出好听的话，最好什么都别说。”那是她父亲的座右铭之一，难道也是皮尔斯的？

他将一只手轻轻搭在她肩膀上。“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一

直期待着再见到你。”他说。

她情不自禁地靠向他，感到呼吸好像哽在喉头似的。“是的。”她喃喃说道，一面将身体挺直起来，回答他刚才的问题。

“是的，准备好了。”

坐上车子，她看着他，听着他低沉的声音。除了兴奋之外，所有的事情都抛到脑后了。

“……就这么说定了。星期六我们一起打网球，然后再决定该怎么做，或许到海滩游泳，或许驾船出海。”

她点点头：“我或许不是打职业网球的料，不过我的技术可不是等闲之辈，我哥哥说我打起网球来跟个杀手似的。”

“我怎么看你也不像是杀手？”

“哦？我也不像个爬虫类学家啊！”

他咧着嘴朝她笑：“我相信你的朋友们应该很了解你。”

“尤其是班顿。”碧莉说：“我们是孪生兄妹，他开了一家牧场，叫做飞箭牧场，是我祖父帮他取的名字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拉山山麓，靠近一个叫岩河镇的小地方。”她不知不觉地叹口气。

“你很想念山区的生活？”

“是的，我也想念班顿，家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”

“可是你打算在圣地亚哥住下来？”

“只要我继续做我现在的工作，我就会住下来。我喜欢在动物园工作，所以也喜欢圣地亚哥。我一直没有机会逛逛这个地方，不过……”

“我可以带你去逛。”皮尔斯说：“如果把整个区都算进去，我估计你大概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能逛遍。”

一股惊惶夹杂着喜悦的感觉涌上她的心头。半年，一年？她还不确定她同意皮尔斯的计划，皮尔斯和罗杰是完全不匹配类型的人，可是她仍然……她唯一真正付出感情的那次经验带给她的只是痛苦，因此，她对于再次涉入感情的纠葛不免心存犹疑。

当皮尔斯将车子停在游艇码头边时，天色已近黄昏。他们并肩走在一处木造的码头上，海水轻轻拍打着木头的支架，空气中混杂着海的咸味和码头边餐厅传来的烧鱼香气。情侣们和带着孩子的父母漫步其间，享受这六月柔美的海边景色。

皮尔斯指着一艘停在远处港湾里的帆船说：“那艘双桅船是我的。”他带着她走上一条伸进水上的机道，她看见一艘绿色的手划船系在木梯边。

他牵着她的手，引导她上了手划船，将缆绳解开，坐下来准备划船。这时，一阵女人的尖叫声传来，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地抬头看。

“不！”一个男人大叫：“不，罗波多”。

碧莉张口结舌地看到一个小身影从码头边滑落下来，掉到离他们不到五米的海水里。

皮尔斯立刻脱去了鞋子。“划船跟着我来”。他说着便从船边跳下，朝着刚才那名小男孩掉下的方向游去。

碧莉这一辈子大概只划过一两次船，那是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。此刻，她慌乱地操着桨，好不容易才将船头对准了方向。码头上，一名女人正歇斯底里地用西班牙语尖声哭叫着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一个男人问。

“有小孩掉下去了。”另一个人回答：“现在有个男人潜